讀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札記一則

（首發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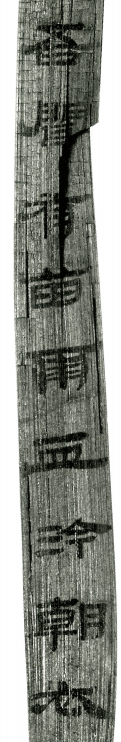
抱小

今本《論語·先進》“吾與點也”的“點”字，出土文獻有異文，如海昏漢簡《論語》作“箴”[[1]](#endnote-1)，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《論語》簡1953作“黔”。[[2]](#endnote-2)

《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選粹》成果發佈暨學術座談會上，賈連翔先生認為“黔”是本字，並引海昏簡《論語》作“箴”為證，謂語音更近一些。[[3]](#endnote-3)

對於海昏漢簡《論語》作“箴”字，陳侃理先生認為與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中曾皙之名“蒧”是同一個字的異體，段玉裁認爲都是“𪒹”的省寫，今本《論語》用“點”字，則是同音假借。

我們認為“箴”（《說文》作“𪒹”）與“黔”及“點”都是由於音近而致異文，如八角廊漢簡《太公》簡0745有：舜曰吾闻有苗雨血汵朝衣，[[4]](#endnote-4)



其中的“汵”字，在《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〈六韜〉釋文及校注》徑作“沾”。[[5]](#endnote-5)由此詞例可以卡死“汵”就是用為“沾”的。檢《開元占經》卷三引《太公金匱》曰：

唐堯克有苗,問人曰:吾聞有苗時,天雨血沾衣，有此妖乎?人曰:非妖也,有苗誅諫者,尊無功,退有能,遇人如讎,故亡耳。[[6]](#endnote-6)

可證。根據“汵”用為“沾”也可證“黔”與“點”是音近而致異文。

根據一些古韻學者的研究所知，照三系字與端系字、見系字的聲母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上古來源。[[7]](#endnote-7)下面是一些出土文獻中的假借字的例證：

1.《大保簋》“王伐彔子𦔻”，傳世文獻作“耿”。清華簡《系年》第三章簡文：“周武王既克殷，乃設三監于殷。武王陟，商邑興反，殺三監而立子耿。”李學勤先生指出：“‘𦔻’可通讀為‘聖’，古音書母耕部，‘耿’則是見部耕部字，可相通轉。”[[8]](#endnote-8)

2.《易·睽》六三“其牛掣”之“掣”，馬王堆帛書作“恝”，阜陽漢簡本作“絜”，《香港簡》作“”。

3. 馬王堆漢墓帛書《十六經·五正》：“怒者血氣也，爭者外脂（肌）膚也。”[[9]](#endnote-9)

4.上博簡二《從政》簡簡乙1“口惠而不係”，今本《表記》作“口惠而實不至”。[[10]](#endnote-10)

5．《逸周書·史記》“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”，“朝”，敦煌唐寫本作“驕”。

6.東漢銅鏡“騏騄耳天所使”，[[11]](#endnote-11)“騏”即“騏驥”。“”應分析為从馬質聲。

7.《銀雀山漢墓竹簡·貳》第243頁“徼”讀為“沼”。

8.上博二《容成氏》簡23+15+24：㙑（禹）既巳（已）受命，乃芔（艸―草）備（服）（箁）（箬）、冒芙（蒲）蓻（笠），手足（胼）【胝】，面倝（乾）䱜（皵），（脛）不生之毛，（闓）（灑）（沼-激）流。㙑（禹）（親）執枌（畚）䇃（竢―耜），（以）波（陂）明（孟）者（諸）之澤。[[12]](#endnote-12)

9.甲骨文“鑄”字從“注”聲及“九”聲。[[13]](#endnote-13)

皆可為證。所以“黔”與“點”及“汵”與“沾”之相通，毫不足怪。

根據這種語音現象，我們可以糾正王念孫校勘中的一個錯誤。《墨子·節用中》曰：

堯治天下，南撫交阯，北降幽都，東西至日所出入，莫不賓服。

王念孫在《讀書雜志·墨子》“北降”下、王引之在《經義述聞》“宅南交”下都認為“北降幽都”之“降”是“際”的誤字。如王念孫說：

“降”字義不可通，“降”當爲“際”。《爾雅》：“際，接，捷也。”郭注曰：“捷謂相接續也。” “際”、“降”字形相似，故傳寫易譌。《周易集解·豐象傳》“天降祥也”，王弼本“降祥”作“際翔”。[[14]](#endnote-14)

孫詒讓指出：

王校是也……案《荀子•王霸篇》楊注引《尸子》云“堯南撫交阯，北懷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”，《韓非子•十過篇》云“昔者堯有天下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，莫不賓服”，文並略同。又《大戴禮記•少閒篇》云“昔虞舜以天德嗣堯，[[15]](#endnote-15)朔方幽都來服，南撫交趾，出入日月，莫不率俾”。《淮南子•脩務訓》云“堯北撫幽都，南通交趾”，賈誼《新書•脩政語上》云“堯撫交趾，北中幽都”，亦與此文大同小異。[[16]](#endnote-16)

由孫氏《閒詁》所引古書中的異文來看，“降”與“中”“通”音近而義同。“降”“中”古音極近，古韻同屬冬部，聲紐分別是見系和端系，尤其“𪔳”從“降”聲而音徒冬反，更可證“降”與“中”[[17]](#endnote-17)“通”因音近而致異。

案《呂氏春秋·重言》有“飛將沖天”語，高誘注：“沖，至也。”此“沖”字與《新書》“北中幽都”之“中”音近而義同。“北中幽都”，方向東先生譯為“北邊到達幽州”，可從。[[18]](#endnote-18)王明欽先生《王家臺秦簡概述》第6條：

■師。曰：昔者穆天子卜出師而攴（枚）占□□□（439）龍降於天，而□遠飛而中天蒼。[[19]](#endnote-19)

秦簡多有闕文，王輝先生《校釋》據傳世本將其補充完整，作：“師。曰：昔者穆天子卜出師而枚占禺強（439）龍降於天，而道里修遠，飛而中（沖）天，蒼蒼其羽。”[[20]](#endnote-20)也是將秦簡“中天”之“中”理解為“飛將沖天”之“沖”。

又《國語·晉語》“道遠難通”，注：“通，至也。”故《淮南•脩務》之“南通交趾”，即南至交趾的意思。

那末，“降”字在《墨子》中的文句應該怎麼解釋呢？我們認為，“降”字在古代漢語中，也是有“至”的意思。先看異文方面：

《説苑•辨物》有“鳳乃蔽日而降”語，[[21]](#endnote-21)“降”，《韓詩外傳》作“至”。[[22]](#endnote-22)《淮南子•本經》“鳳麟至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962引“至”作“降”。[[23]](#endnote-23)又《大戴禮記•誥志》說“龍至不閃，鳳降忘翼”，“降”、“至”互文見義。凡此皆足以說明“降”就是“至”的意思。所以《墨子》“北降幽都”應理解為“北至幽都”。

從語音上講，“降”有“至”的意思，除了與“飛將沖天”之“沖”音義皆近之外，也與“臨”為同源關係。[[24]](#endnote-24)

案“臨”字有來到，到達的義項：

《楚辭·遠遊》：“朝發軔於大儀兮，夕始臨乎於微閭。”王逸注：“暮至東方之玉山也。”三國·魏曹操《步出夏門行》：“東臨碣石，以觀滄海。”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：“極臨北海，西湊〈溱/臻〉[[25]](#endnote-25)月氏。”曹植《求自試表》：“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，東臨滄海，西望玉門，北出玄塞。”又《淮南子·天文》曰：

至于曾泉，是謂蚤食。

劉文典說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御覽》引並作“臨于曾泉”；鄭良樹說《錦繡萬花谷後集一》引亦作“臨于曾泉”；于大成說《事類賦注》、《群書通要》、《稗史彙編》至亦作“臨”，“臨”是高誘本。《書鈔》、《楚辭天問補注》、《韻府群玉》“七陽‘桑’”字注、《廣博物志》、《天中記》引仍作“至”，“至”是許慎本。[[26]](#endnote-26)

凡此皆可證古漢語中“臨”有“至”的意思。

綜上所述，從異文及語音等方面證明王念孫改“降”為“際”，是不足取的。

參考文獻

《漢語大詞典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4年。

高貴峰：《八角廊漢簡〈六韜〉拾遺及考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網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4776.html，發布時間：2007-05-08。

附記：

小文寫成後，見謝明宏先生《〈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選粹〉讀札（四）》（武漢大學簡帛網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9525.html，發布時間：2024-11-18）一文也涉及到了“黔”與“點”異文的關係，請讀者參閱。

又網上所見黃啟深《〈讀書雜志〉指瑕五則》（“古籍”公眾號，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jd3c2WpycdjJ2hQjbB58w，2020年09月23日）也不同意王念孫的校勘，但他將“降”字解作“使之投降”、“使之馴服”，“北降幽都”解作“北邊降服了幽都”，則與我們的理解不同，也請讀者參閱。

1. 陳侃理：《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〈論語〉“曾晳言志”簡初釋》，《文物》2020年第6期；又陳侃理：《海昏竹書〈論語〉初論》，收入朱鳳瀚、柯中華《海昏簡牘初論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6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、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；毛保中、賈連翔、鄭子良整理：《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選粹》，中西書局，2023年，第2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《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選粹》成果發佈暨學術座談會，https://m.bilibili.com/video/BV1gZS9YqE2v?buvid=Z9449D98556EE69747EDA3A17B4E869A11F8&from\_spmid=search.search-result.0.0&is\_story\_h5=false&mid=%2FuNkDnwwWF2DepyHbsDgcA%3D%3D&p=1&plat\_id=116&share\_from=ugc&share\_medium=iphone&share\_plat=ios&share\_session\_id=36EDC0F5-021B-4E45-8DE1-FC49CE502000&share\_source=WEIXIN&share\_tag=s\_i&spmid=united.player-video-detail.0.0&timestamp=1731559204&unique\_k=rnSqO5J&up\_id=3493271433120013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、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；毛保中、賈連翔、鄭子良整理：《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選粹》，中西書局，2023年，第10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《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〈六韜〉釋文及校注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第5期，第8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唐·瞿曇悉達《開元占經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參李方桂：《上古音研究·幾個上古聲母問題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；梅祖麟《跟見系字諧聲的照三系字》《中國語言學報》第1期，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；楊劍橋：《論端、知、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》，《語言研究》1986年第一期（總第10期），第110頁；陳劍：《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》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（二）》第391-392頁，又收入陳劍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綫裝書局，2007年，第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李學勤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及有關古史問題》，《文物》2011年第3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·肆》（修訂本），中華書局，2024年，第181頁、1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陳劍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〈從政〉篇研究（三題）》，《簡帛研究2005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3-3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王趁意：《中原藏鏡聚英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0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參陳劍：《〈容成氏〉補釋三則》，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（第六輯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68-37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黃天樹：《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估比重的再統計——兼論甲骨文“無聲符字”與“有聲符字”的權重》，《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》，中研院，2012年6月20-22日，第45頁；又收入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，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王念孫：《讀書雜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7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引者按，孫氏引文脫“布功散德制禮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孫詒讓：《墨子閒詁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“降”與“中”的關係猶“隆”可訓為“中”，參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，第69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方向東譯注：《新書》，中華書局，2015，第30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艾蘭、邢文編：《新出簡帛研究：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王輝：《高山鼓乘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165 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向宗魯：《説苑校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45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許維遹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27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轉引自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2010年，第5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“降”“臨”相近是因為冬部、侵部古音最近的原故。可參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參于大成：《淮南鴻烈天文校釋》，收入于大成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，臺灣里仁書局，2005年，第29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